

乡村冬日素描

□王国梁

乡村的冬日,就是一幅简洁的素描。风变得越来越凌厉的时候,大自然中的各种色彩就嗅到了冬日气息,纷纷收敛了张扬之气。那边的橙红,不动声色地悄然退场;这边的橘黄,潦草地交出最后一幅不成形的图画,匆忙转身。

四野空寂,长风浩荡,草木褪去华服,群山开始卸妆,一切都化繁为简,呈现出最干净、最简单的线条。放眼望去,东、南、西、北,每个方位都可以一眼望到边,没有什么能够遮挡视线了。大地平坦,长空万里,颇有“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”的意味。如果你一个人站在天地之间,会觉得自己渺小成一棵枯草,抖动在风中无处可栖。

大漠冲沙

□万青

寻着心中的诗和远方,我们不远千里,自驾游到了内蒙古,亲眼见证了古诗词里的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广阔、壮美,但留有深刻印象、带来心灵冲击的却是大漠冲沙。

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,当地朋友说带我们去冲沙,我们摩拳擦掌,兴奋异常,以为自己可以像大漠英雄那样,打马扬鞭,驰程沙场,过下英雄瘾。结果是他们请来专门导游开车带我们,是坐车冲沙,所有的想象都比不上现实冲沙带来的冲击和震撼。

一进入腾格里沙漠腹地,司机师傅便开足马力,勇往直前,你追我赶,横冲直撞起来。一开始我们还拿着手机抢着拍摄,尖叫,后来都摒住了呼吸,瞪大了双眼,真的好紧张。前后三辆车,我坐在中间,看着前面的车还没冲上沙丘,而我们紧随其后,车距是如此的接近,深怕前车一不到位,反撞回来,惊悚、紧张、刺激,后果难以想象。明明我们追着前车,依寻前车的路线,但是开辟的却是自己全新的道路,前车辙痕秒覆盖。眼看着我们坐的车就要撞上前面的车了,前面的车又一个俯冲,眨眼的时间又甩开我们一大截。我们这车师傅毫不含糊,步步紧跟,偶尔也绕过前车,开辟新线,在最高点和前车相会。车身大幅度颠簸,直着冲过一道道沙丘,直面浩瀚沙漠,不免感觉生命脆弱,头也不由自主地天旋地转起来。眼前的海浪,引起胃里的巨浪,不一会儿,胃里便翻江倒海,五味杂陈,到了嗓子却又生吞下去,呛的眼泪直下,“放松,放松,赶紧放松”,我抱紧老公的手臂,心里不停地给自己下达命令,嘴里情不自禁地背起岳飞的《满江红》来:“驾长车,踏破贺兰山缺……”战旗纷飞,战马嘶鸣,远古的战场,眼前的沙场,这点冲浪又算得了什么?不免内心又生豪情,“黄沙处处埋忠骨”,不知道多少豪杰勇敢地走进了沙漠,被无情风沙所埋没。能活着走出沙漠的后来都成了英雄。想到此,悬着的心瞬间安定了许多,悬着的心一旦安静下来,五脏六腑也就渐渐归位,悬晕感和呕吐感都渐渐消失。后面车上的朋友,因为呕吐太厉害,不得不停下来,我们也下车稍做休息,同车上的许总夫妇经过前番冲浪,看来并没有什么不适,反倒增添了许多斗志,大漠豪情洋溢,再次向浩瀚无边的大漠深处冲去。

朋友石头说我右手边就是天鹅湖时,我们要求下车近距离地感受下那传说中的天鹅湖。此时是天气爽快的秋天,看着这条如雷贯耳的湖水,环绕四周沙漠之地,老天竟是如此恩赐,沙漠地里的绿洲是如此传奇。湖边零散地盖有几个蒙古包,朋友说,再过几天这里就会“长枪短炮”地架起来,赴一场美丽的天鹅之约,而我们此刻却只能眼睁睁错过了。

经过千年的风吹过的沙,再千年的沉淀,再千年的等候,自有一种万般的风情和柔和,干净且美丽。细细层层,似眉似浪,寂静端庄,并不介意你的到来,你的大呼小叫,更不会理睬你的感慨万千、兴奋莫名;慢慢地,你会自动安静下来,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卑微、渺小和微不足道。及至车驶上梦想沙漠公路时,你又会如被现实所击破,双向六车道,笔直延伸,无遮无挡,一眼望不到尽头,有如驶入天堂般,心花怒放。原本的卑微和渺小,微如尘埃般的心境,象拉链般被扯开,整个人似脱了一次胎,换了一次骨股,幸福感腾空而起,祖国强大,百姓幸福,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。不由得告诫自己,再渺小也不要停止奔跑,再微不足道也要给祖国以爱的拥抱。

天地悠悠,每个人都是小草一般的过客。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,冬天一到,草木就结束了今生之旅,开始在又一轮回中启程——我总感觉草木是在冬天启程的。

冬天,小小的村庄安静下来。乡村的房屋简单古朴,一排排,整齐有序。因为没有突兀而起的高楼,每座房屋都显得那么安然宁静,就像安睡在冬天的怀抱里一样。农家院落朴素,原汁原味,院子里的几棵大树已经落光了叶子;矮墙上的丝瓜藤彻底枯萎了,随意垂落着,仿佛墙上简单古怪的文字,在讲述着昔日的繁华和今日的零落。哪一段简单的岁月,不是从丰饶的时光里走过来的?冬日的农家

小院,就像一个干净利落的符号,彰显了冬之风韵。农闲了,人们的脚步不再那么匆忙,小路上不再有络绎不绝的行人,乡邻们好像都学会了张弛有度的生活之道,懂得在繁忙之后给自己留一段轻松的日子。偶有鸡犬相闻,更衬托出乡村之幽静。

冬日的山,整整瘦了一圈,显出几分寒气。远望连绵的群山,你会发现素笔勾勒的远山线条格外有意味,似乎每一笔都在描摹冬之风情。冬山在望,让人有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冲动。冬日登山,感受来自大自然的深处的气息。山上丰茂的草木都随着季节的节奏改变了自己的生存姿态,有的叶子完全落尽,有的颜色由原来

生动的鲜绿转为沧桑的老绿,给人一种深沉之感。山间草木岁岁经历寒霜,每一个严冬,都会给它们增添一种风韵,给整座山增添别样的味道。山间的小生灵们似乎也都销声匿迹了,偶有小兽出没,也绝不留恋,撒个欢儿,很快就没了踪影。生灵们早早就开始为漫长的冬天打算,所以每个冬天的到来对它们来说都不突然,它们安然地接受大自然的安排。

简洁素淡的冬天,如果你身处乡村,会忽然间感觉返璞归真了。抛却了一身芜杂和负累,只留一颗清清静静的心。如果你行走在冬天的乡村,会发现自己找到了一条离心灵最近的路,慢慢靠近生命的本真——其实,人生可以更简单的。原本,简单就是删除繁杂,而乡村的冬天就是如此。

在冬天的乡村里走走,就是在了一幅简洁的素描中穿行。走着走着,一颗心都变得简单轻盈了……

吟冬

汤青摄



冬日风韵

□鲍安顺

冬里里婆娑起舞的清冷枝桠,在视线里纵横交错,柔曼的风韵是那般隐约飘渺。

目光所及,透过枝桠间的空隙可以洞悉寒冬苍穹,一群麻雀呼啦啦在其上飞翔,雪的影子柔曼轻盈,犹如摩肩接踵的翩翩舞者,令人飘然动容,也让人黯然神伤。天地之间,宁静得似乎凝固,听不见的纷争尘嚣,在冬枝掩映的时光之中,有温情荡漾开来,远远的建筑悄无声息,沉浸在一派白纱裹着的世界里。

冬韵,浅浅的,在雪花之中若隐若现,也在芬芳妩媚的梅花之上悄然绽放,情愫是美好的憧憬,心灵是飘荡的丝丝温馨,盈盈的阳光淡香清远,仿佛清晨的空气清新怡人,暖融融地照着惬意的心魂。如同静听一首小夜曲,任时光轻飘飘的,也如春意渐浓,仿佛小溪缓缓流淌着梦境的喜悦。

此时,崇山挺拔伟岸,丘壑纵横跌宕,江河奔涌遄远,天地苍茫无际……野草也似乎有情,奔走的一只

狼也在发出凄然悲怆的嚎叫。忽然感觉,冬韵轻歌曼舞,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如约而来,她目光晶莹,身披白纱长裙,亭亭玉立的纯洁身影,让梦之温婉形影相随,也让歌的缥缈散发出轻盈的韵律。

残荷冬韵,枯干的荷枝枝叶立于水中,交相辉映,宛如疏朗的旋律楚楚动人。几只干瘪的莲蓬,低垂着头颅,随风摇曳,浅吟游歌。荷塘里成群的鸭鹅,在水上飘飞,扑动的翅膀折断莲枝,仿佛让一潭冬韵戛然而止。池塘荷风,满塘枯黄的了荷枝残叶,曲直动容,起伏悲怆,水中的倒影呈现出几何线条的千娇百媚,也荡漾起扑朔迷离的风姿绰约。

风裁梅韵,芳香馥郁;心剪花魂,玉蝶紫梦。冬韵悄然隔世,如阳光轻泻幽谷,似香兰沐浴芳菲。厚厚的积雪,变得遥不可及,只有在封闭的书房里,摇曳的烛光,让人联想到冬韵幽香,如同一卷品读着的雅美诗词,香墨芳溢,于枕畔馨心怡人。

故园腌菜香

□宫凤华

小雪时令,故园卤汀河两岸的农家又忙着腌咸菜了。吉祥的村庄,处处弥漫着腌咸菜的清香,弥漫着浓郁的烟火人间气息。

初冬晴日,母亲把茎肥叶大的腌菜和茎细叶卷的雪里蕻摊在院墙上、草垛上、树杈上晒太阳。晒上五六个日头,晒蔫了,晒蔫了,就可以腌咸菜了。

母亲把收拢的腌菜和雪里蕻一颗一颗地摆进大脚盆或大龙缸里。然后打了赤脚,边在龙缸里撒上粗盐,边直起腰来用劲踩,踩踏的扑扑声犹如美妙的乐曲。最后,大龙缸里的菜堆得尖尖的,如金字塔,有时还搬几块花岗岩石头压在上面。几天后,原本干蔫的青菜渐渐变得湿润,冒出津津的绿水,呈现生命的质感,完成生命的涅槃。

母亲从大龙缸里抽出两颗碧绿的腌咸菜,黄澄澄的茎,乌滴滴的叶,捏起来颇有弹性,切碎,欹啦一声倒进铁锅里,翻炒几下,舀进几瓢水,汤沸了,打几只草鸡蛋,一道暗绿色的腌菜蛋汤就做成了。

有时母亲还抓一把山芋粉丝投进铁锅,一股腌菜粉丝汤的清香萦绕在逼仄的土灶间。一家人捧着水灵灵的腌菜,蘸点红辣椒,吃得鼻尖上冒汗,嘴里连声叫辣,一屋子的温暖和亲情。

我最喜欢吃母亲烧的腌菜茨菰汤。咸菜汤的颜色是暗绿的,茨菰片是嫩白的,色彩明丽,如河滩上那苍翠的芦苇和苍白的鹭鹭。茨菰片略涩,嚼着粉嫩、脆刮,汤如奶酪,腾腾热气中,我们的笑脸灿似三月粉红的桃花。

农妇们常常把水咸菜放进锅里爆炒,加水烧开,劈进白花花豆腐,汤沸了,闷上片刻,用头盆盛起来。撒进葱花或蒜叶,青蒜和着咸菜豆腐汤的香味飘逸出来。一家人坐在木桌旁,喝着咸菜豆腐汤,咂咂声中,洋溢着乡村生活的愉悦和知足。

农家宴席上往往有一道野兔或野鸡烧雪里蕻腌菜。雪里蕻腌菜入口清爽,脆嫩,野兔肉咬嚼起来鲜美、喷香。

腊月里,蒸咸菜包子可是母亲

小城长江东路的两侧有两座山,分别对应了两个公园。北侧是螺丝山,以前是青年公园,现在叫螺丝山公园。离长江路稍微有点距离的南侧是笔架山,以前是工人公园,现在叫笔架山公园。两座山都是以形取名,螺丝山只有一个山峰,形状像一颗大田螺,笔架山由几个小山峰构成了山峦,远远望去像笔架。年轻的时候,我经常去螺丝山,而随着年龄的渐长,阅历的渐增,攀登笔架山的次数反而越来越多了。因为笔架山蕴藏了许多小城特有的内涵。

笔架山公园有两个入口,除了正门,后山还有一个侧门,我这次就是从侧门进入的。这是初冬的一个傍晚,铜草花快要谢了,我是来看铜草花的。

山道两侧到处是白色的花朵,这是茶花的一个品种吧;不时能闻到浓郁的桂花香味,应该是四季桂了;一片片的黄,一片片的绿,相互交织,层林尽染;老头老太太们在半山腰的休闲平台上欢快地打牌,有说有笑,尽享晚年幸福时光。

我沿着山道就这样悠闲地走着。走到快一半的时候便与公园正门上来的山道汇合了。登至笔架山主峰顶,视野开阔。南面与大铜官山咫尺相对,西面可清晰看到长江,鸟瞰西北方便是小城主城区了。身旁有几个大学生议论铜官山在哪儿?我于是好为人师,当起了义务宣传员,给他们讲碉堡,讲铜官山,讲小城的冶铜历史,讲铜草花。学生们惊叹:叔叔的学问真高。我听了暗自得意。于是又问他们见过铜草花吗?他们说没有。我便自告奋勇又当起了导游。

铜草花就在山顶下面的山坡上,如果心不细或心不诚,是很难看到的。好

打杵的记忆

□詹敬鹏

打杵,在铜陵农村是农民挑担子用的一种辅助工具。

第一次看见打杵是在我12岁那年。曾记得,1960年的春上,我从小镇第一次来到一个叫“羊山”的小山村,走进伯父简朴的老屋,看见门后摆放着一条扁担和一只木棍似的东西。第一次见到此物我叫不上名称,便问母亲:这是什么东西?是棍子嘛,棍子着地部分像秤砣一样的铁疙瘩。母亲告诉我,这不是棍子,它叫打杵,是你伯父挑担子时用的。母亲边说边拿起打杵给我做示范,如果说你是右肩膀挑担子,就左手拿着打杵放在左肩上,把打杵的上部轻轻插入右肩膀的扁担下面。这样挑担子的好处是两肩都得力,可以平衡身体,挑着沉重的担子走的路要长一些。母亲还告诉我,打杵一般是用比较结实的杂木制作的圆柱型,长短与人的肩膀差不多,上面要削成不到一公分的厚度,而且用木砂磨平,打杵底部必须配备一个约500克重的带钉子的铁疙瘩打进去。

记得当年铜陵山区是不通公路的,村民们出门,抬脚便须翻山越岭,成天都要跟大山、田埂打交道。生产、生活的物资都是靠肩挑,使用打杵,则是我们山区农民较常见的一种劳动运输辅助工具。我在农村8年的生产、生活中,无论是在生产队劳动时,还是上山砍柴挑到街上去卖,都需要扁担和打杵,而我也渐渐学会了使用扁担和打杵。我住的村庄离铜陵杉木坑不远,少年时代上山砍柴多数是到杉木坑大山上砍,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,与伙伴们一道挑着柴不到古镇大通街上,或过江到和悦老街上卖去。这样,爬坡、下坡、上山、下山,走田埂,过水沟,挑着百来十斤的担子行走,需要用打杵支撑自己的身体,尤其是挑累了需要歇脚休息时,恰巧遇上坡陡路滑不能歇担,打杵的作用就大了。我是右肩挑担,左肩使用打杵,每每挑累需要歇肩时,左手打杵往右肩前胸扁担下面一撑,后面的一头担子轻轻落地,前面的一头担子翘了起来,形成约30°的斜度。此时,右肩离开扁担直起腰,用右手或左手扶住打杵支撑扁担处,一边可以活动活动自己的肩、腰部,一边可以与伙伴们海阔天空地聊上几句,还可以听到大家们闲聊的一些趣闻轶事。至今我还记得家乡流传的打杵俗语:“打一杵、换一肩,不怕高山和路远。”“山高路又陡,打杵不离手;任肩担子重,靠它能减忧。”我在

在我来过多次,这次便轻车熟路了。钻过一道铁丝网,穿过几片灌木林,几乎是披荆斩棘,终于到了铜草花的家园,学生们这时早已气喘吁吁了。这些铜草花有的长在陡坡上,有的长在平缓的坡地上,有的长在田埂上,有的长在村边的小沟旁,有的长在村边的田埂上。

笔架山的东麓以前是最能代表小冶冶炼史的老铜矿,现在在已经闭矿,成了供人们参观怀旧的历史遗迹了。而笔架山最有特色的景观就是这铜草花了。在花的大家庭里,铜草花绝对对是少数民族,因为它只生长在蕴藏丰富铜元素的土壤中,与铜生死相依。古代技术落后,人们主要是靠铜草花来寻找铜矿资源的。就是现代,铜草花也是人们探寻铜矿的重要辅助手段。

笔架山的铜草花约有数十亩,是小城野生铜草花规模最大的一处,由于紧邻主城区,又有小城铜文化的充分内涵,对其进行重点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2017年的时候,电影剧组在这里拍摄了一部抗日题材的电影,名字就叫《铜草花》,这对小城铜草花的宣传和保护还是很有益的。政府对笔架山

铜草花的保护也很重视,已决定将这里建设成为铜草花繁育基地。就全国范围来看,有铜草花的城市少之又少,而在城区范围内能有如此规模的野生铜草花,恐怕仅小城独此一家的了。

紧傍长江,城中有湖,湖中有天井,城中有山,山上有铜草花园。人杰地灵,幸福铜陵。



乡下农村八年,从只能挑二三十斤的担子,到五六十斤、百来十斤,直至能挑起200多斤重的担子。应该说,打杵,是我少年时代走向男子汉成熟期最亲密的伙伴。

然而,打杵留给我最深的记忆是护身的“武器”。当年到杉木坑大山上砍柴,我行走在山林荒径,经常遇有蔓枝棘刺挡道,手持打杵,可作拨草披荆的开路棍棒,亦可“打草惊蛇”,便于及时发现毒物,避免蛇虫的伤害。尤其是杉木坑大山时常有豺狼、野猪等野兽出没,铁头打杵在握,便可作为自己防身的武器。说起打杵的往事,有一段经历也许很多人不会相信,我与本村庄的两位大哥,曾用铁头打杵打死一头百来斤重的野猪。

这件事大约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中叶(1965年)的冬季。一天中午,我和本村两位大哥(一个姓黄,一个姓胡)一道去杉木坑砍柴,发现在一处密集的刺篱里,有一头野猪正在用嘴啃食出了刺篱,只见两位大哥各占一处有利地形(便于使用铁头打杵),年长我十多岁的黄大哥指着另一处对我说(基本形成三角对峙),你站在那里不用怕,双手握紧打杵,用打杵铁头对准向你跑来的野猪的头部使劲砸。此时,只听到轰的一声,黄大哥的打杵铁头,第一个狠狠地向野猪的头部砸去,受伤的野猪吼叫着掉头就向胡大哥处逃窜,只见胡大哥早就将准备好的打杵铁头,向逃窜到自己身边的受伤野猪,另一边头部又狠狠地砸了下去。谁知,二次受伤的野猪吼叫着没有向我处逃窜,却又逃窜到黄大哥处,黄大哥又狠狠地用打杵铁头,对准野猪的脑门上砸去,又是轰的一声。三次受到打杵铁头打击的野猪带着伤痕此时向我窜来,我学着两位大哥的动作,举起打杵,用铁头狠狠地向野猪的背前部砸去…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(也是最后一次)与野猪零距离的接触,当时我心里还是害怕的,听村里的老人讲,杉木坑的野猪非常凶猛,一旦打不准,打不到要害,受伤的野猪最可怕。总的来说结果不错,经过我们三个回合,这头凶猛的野猪最终被我们制服。

如今,半个世纪过去了,打杵,山区农民挑担子用的这种辅助工具,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,逐渐消逝在现代农民的视野里,淡出了现代农民的日常生活,却永远留存在乡愁里,成为农村的一种风俗与岁月共存。

